

第二十七回 賣花叟借言警俗

〔先聲水仙子〕調

詞曰：

忙裏偷閑學淵明，種菊闢地誅茅栗。裏間說的是，通元子清詞雪亮，談的是，恬淡人雅量波滿。這一而二、二而一，個中何必判仙凡。

賣花叟說：“君子小人自古有之。宋時歐陽永叔《朋黨論》云：‘君子以同道為朋，真朋也。小人以同利為朋，偽朋也。真朋則所守者道義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節。偽朋則所好者利祿，所貪者貨財。’六一居士言之詳矣。這一部《玉蟾記》亦是分忠奸，辨邪正，寓言以醒世之書。彼趙、胡偽朋，依權藉壘，終自陷於敗亡，固不足恤。即張、曹兩世離合悲歡，死生不渝其志，是誠朋之真者。然猶不若通元子、恬淡人跳出紅塵，絕不為造化小兒所弄，此乃世外之真朋也。蓋通元子仙也，非凡也。恬淡人凡也，即不啻仙也。不有通元子，何以揚恬淡人之胸懷？不有恬淡人，何以傳通元子之措履？老漢已把通元子所著的書說過半部，百忙之中偷閑片刻，再把恬淡人所傳的話表白一番。他說：‘人生得天地之中，為萬物之靈，安期三樂，誰不有之。唯能樂其樂者，乃能人其人。果然打破‘酒色財氣’四字關頭，縱求斬殺三尸、丹成九轉，亦何患不為地上神仙？’有《四箴》為證。

酒箴曰：

惟酒伐性，養生宜禁。

能飲不飲，消除百病。

於是作《戒飲詩》。

詩曰：

不學佛時只學仙，當年曾掛杖頭錢。

而今惡酒先刪頌，笑煞劉伶葬路邊。

色箴曰：

有女如玉，骷髏血肉。

必知過欲，命乃不促。

於是作《戒淫詩》。

詩曰：

美人施粉又施朱，鑽穴相窺賤丈夫。

獨有生平無二色，魯男原不學登徒。

財箴曰：

財原數定，貪夫所殉。

守分安命，為真學問。

於是作《戒貪詩》。詩曰：

浮雲富貴聖人胸，陋巷簞瓢志與同。

莫取一毫非所有，近今猶自說蘇公。

氣箴曰：

不忍小忿，大謀必紊。

來逆受順，豈校尺寸。

於是作《戒鬥詩》。

詩曰：

項羽當年力拔山，八千子弟戰征酣。

鴻門宴後烏江敗，喚到虞兮事可嘆。

通元子作《四箴詩》語意淺顯，只要喚醒世人，奈那班執迷不悟的俗子庸夫，竟無一個肯信。且有利欲薰心貪得無厭之徒，小則損人利己，立見銷亡，大則誤國殃民，旋遭殺戮，子孫流為匪類，鄉黨與以惡名，到了陰曹地府，閻王罰他鋸的鋸磨的磨，骨肉齏粉，永無輪迴。縱或回陽，非變馬牛即為娼妓，豈不可怕？更有一種患得患失的鄙夫，僥倖得了科甲，遂誤認做功名，揚揚得意，勢壓鄉鄰，全不知何為科甲、何為功名。到後來，不過與草木同朽而已。請看我祖師大聖人孔夫子，是個不由科甲出身的，他的功為萬世師表，他的名稱至聖先師。士君子讀書，達有事功，兼善天下，窮有學問，獨善其身。不必皆是龍虎榜上人，但能有一善言、有一善行可以為一鄉一邑的師承，就是現在的功名了。若徒以高牙大纛為榮，桓土袞冕為貴，與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全沒相干，何能免尸位素餐之誚？如這一種人，不知將來作何究竟也。此中善惡果報惟局外人能知之，亦惟局外人能言之。於實事而虛言者，通元子不忘乎情也。於虛事而實言者，恬淡人必達乎理也。情理相通，可謂深人無淺語矣。一頓閑談，言歸正傳，我賣花老人仍把《玉蟾記》後半部交代清楚便了。”